

# 作家做自媒体 博主有内情,也有困境

霍 艳



当下,越来越多的作家涌向自媒体平台成为一名博主,开启一种以“文学”为主题的“表演”。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从文学发展的趋势来看,传统文学在传播层面面临现实困境,传播效率落后于其他的新媒介形式。面对这一趋势,一些作家主动从幕后走到台前,通过新的媒介形式,展现自己的文学生活,提升自己的曝光度。与此同时,文学出版也进入“寒冬”,流量成为许多出版机构的生存法则。由于文学作品本身很难直接吸引流量,出版社便把希望寄托在作者身上,把作者是否拥有自媒体账号、账号的粉丝数量和活跃程度等,当作是否出版其书的重要考量之一。即便是知名作家,出版社也会建议他们开设自媒体账号,或者配合拍摄宣传视频,这些做法的目的都是为了将作家的流量转化为图书的销量。

早在博客和微博时代,作家就开始参与到新媒体中,但当时还以文字发表为主。如今的自媒体平台集合了文字、图像、视频、直播等多种媒介,这也对作家提出了更高的挑战。他们不断摸索,想要找到自己的风格。有些作家喜欢展现风趣幽默的性格和智慧的光芒;有些作家喜欢分享生活的美好,散发知性的气质;还有些作家会刻意呈现出一种和作品风格大相径庭的反差感,让读者高呼:“原来你是这样的人!”

在自媒体上,作家同样需要打造自己的人设,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导师系”人设。一些年纪较大、资历较深的知名作家,抱着想要和年轻人聊聊的心态开设了自媒体账号。莫言在公众号上不光分享创作信息、人生感悟和一些作品片段,也会特地讨论年轻人感兴趣的话题,用自己的专属表情包和年轻人拉近距离。冯唐则利用短视频的形式,把成功经验灌输给年轻人,教导他们该如何生活,只是他精英的姿态和说教方式会让人忽视他的作家身份。

“养成系”人设。这类账号多是初出茅庐的青年作家,他们在上面分享自己闯荡文学圈的经验。“90后”作家李世成在小红书上拥有3.7万粉丝,他通过不断在小红书分享创作和投稿经验、作品发表情况、稿费金额以及与编辑的交流截图,展现出一个文学“素人”在文学圈的成长历程,鼓舞了许多文学爱好者。还有青年作家龚万莹,她在帖子中分享自己从外企辞职后全职写作的故事,谈自己在北京师范大学和鲁迅文学院合办作家班读书的经历,记录第一次发表作品、小说被经纪人签约、出版小说集、获奖……每一个收获和自己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都被龚万莹记录下来分享在自媒体平台上。这些青年作家的自媒体内容贴近了中国文学青年们的愿望,即如何一步一步成为文坛新秀、通过文学创作“安身立命”,自然可以吸引想要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年轻人关注。

“邻家少女系”人设。一批年轻漂亮的“90后”“00后”女作家在社交媒体上开设账号,以图片或vlog的形式分享日常生活,帖子里她们的生活一派岁月静好的模样,不是去旅游就是在书房里聊文学。小猫小狗也是她们视频里的重要角色,还有不少人都会抱着小猫小狗拍视频、谈文学。

“打工系”人设。一些全职网络作家会在自媒体平台分享每天码字的过程,标题一般是“月入三万‘90后’全职网文作者的日常打工vlog”。他们的创作颇有一种仪

式感,正襟危坐,面前是多台显示器、机械键盘和一些富有情趣的装饰摆件。舒缓的音乐和劈里啪啦的键盘敲击声,完全破除了作家创作的神秘感,展示了一种流水线上的文学生产。“打工”这个词也很好地诠释了他们和文学网站的关系。

还有一些作家博主的目标明确,开设账号就是为了宣传自己、推广自己的新书,他们不仅在自媒体上发布各种关于自己的信息,还会对自己的发表、阅读和获奖情况进行年终盘点,为做当代文学研究的人提供了现成的资料。

近些年,作家博主还能获得一定的关注,因为人们对于“作家”这个职业有着天然的崇拜和好奇。可随着新大众文艺的兴起,人人都可以成为作家,这个职业就变得寻常起来。到如今,作家的自媒体之路已经不再是一条成功的捷径。越来越多的作家开设自媒体账号,却没有一个算得上真正出圈的。这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首先,过去大众对文学的接受是从作品到作家,余华、苏童真情流露的视频片段之所以能出圈,是因为作者本人和他们脍炙人口的作品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人们先阅读过作品,再通过节目了解背后的创作者,然后感叹两者的统一或是反差。而现在文学的传播模式是从作家到作品,人们并没有阅读过任何作品,只看到作家在自媒体上的夸夸其谈,再决定是否买书,无法把人和作品进行重叠,导致一种割裂状态。

其次,作家们虽然源源不断地提供新的内容,但这些内容其实与人们的生活关联性不大,既不是某种有用的知识,也不是某种独到的见解,不过是被人复述了一遍又一遍的常识。在讲述常识上,作家的口才和设计感有时比不过专业博主。还有一些作家即便是在公共平台上,依然处于“自说自话”状态,分享的永远是发表了哪些作品、取得哪些成就、近期看了哪些书,很难看到一个作家的困惑和对世界的思考,而这也正是他们创作的原点。

当下的作家博主越来越缺乏一种“活人感”。我曾经在《青年作家的形象呈现与人设建构》一文中分析过青年作家的媒介形象演变过程,从早期拍摄艺术照片,到博客、微博时代打造人设,再到自媒体时代制造“文学事件”,这些都在试图将文学作品与作家形象挂钩,以引起读者共鸣。我曾经分析过的作家账号,虽然形式各异,但都透露着一股生动气息,也能看出作家鲜明的性格。而现在作家的自媒体账号,变成一种流水线上的文化生产,并趋于保守。知名作家就是把长视频碎片化,用自己照片和硕大字体的标题做封面,灌输人生道理;青年作家多是在书房里抱着动物朗读经典片段,然后分享几句感悟;网络作家就是直播码字,把机械键盘敲得噼里啪啦响。

人们逐渐发现,有些作家投身自媒体并非全然为了提升文学的网络热度,而是有着商业考量。一些年轻作家开设自媒体是为了积累名声,也有人售卖一些写作课程或提供改稿服务。知名作家开设自媒体背后多是有商业机构进行推动,运作模式就是出版社和作家负责提供内容,平台负责制作和运营。那些看起来光鲜的数据,其实有着专门流量的扶植。这些知名作家的自媒体账号只在新书宣发期更新,把已经拍摄好的素材剪辑成一个个片段,大部分时间都面临着停更的局面。我们所期盼的作家对人生和创作经验的分享,其实只是为了宣传新书的附赠品,最终指向的仍是消费。



出版公司开设的余华新书宣传账号

在自媒体时代,一些作家博主还不同程度地患上了流量焦虑症。过去,他们封闭在小圈子里,把缺乏关注当作“文学纯度”的证明。如今当他们面向公众时,又无比在乎直播间的观看人数、平台粉丝数、视频点击数等数据,却往往对书的销量避而不谈。当他们看到自己精心策划的内容没能成为爆款,一个圈内默默无闻的作家却收获巨大关注时,或许还会感到烦闷,殊不知这背后都是资本的一份力量。作家把时间和精力放在与流量较劲上,留给文学的时间也就越来越少。

自媒体平台上不能缺少作家,但我理想中的作家博主,是能坦诚分享自己的创作困惑与所面临的危机的人。这些问题有可能是一个群体共同面对的问题,他把问题抛出来,带领着大家共同探索解决的方案;他能借助自媒体搭建起一个交流的平台,让大家把他当作可以信赖和倾诉的朋友;他还能通过自媒体这个生动的田野现场,来获取更多元的社会认知,为创作积累素材。表达困惑、分享交流、进行观察,这才是自媒体真正能对创作发挥作用的地方,而不再是一种枯燥乏味的“文学表演”。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文学所青年学者)



中的酒杯,就在酒杯坠地的那一刻,他从马鞭中抽出了一把小刀来。费祎根本来不及做任何反应,那把刀就径直冲着他的心脏而来。一片混乱制作,费祎倒在血泊里,数日后不治而亡。

这段描写,还原了蜀汉大将军费祎的遇刺场景,材料基于陈寿《三国志·费祎传》中的记载:“十六年岁首大会,魏降人郭循在坐。祎欢饮沈醉,为循手刃所杀,谥曰敬侯。”《三国志》的叙述以简略著称,即便是如此戏剧性的场景,陈寿也着墨不多,这恰恰给后世的作者留下充分发挥笔力的空间。作者把握了史料中的几个关键因素如岁首大会、众宾云集、欢饮沈醉、广坐之中谋刺等,通过合理虚构细节来展开叙述。至于作者笔下费祎对郭循不作怀疑的态度,其实在《三国志·张嶷传》中也是有迹可循:“嶷初见费祎为大将军,恣性泛爱,待信新附太过于。”这条记载体现出费祎对待新归附的大臣过于亲近,这和作者笔下的场景是相合的。

魏人鱼豢《魏略》认为,“琬卒,祎自摄国事”,该书作者为这条史料找到了更多解读。蒋琬死后,费祎虽然接替了宰辅之位,但是刘禅又让姜维升任卫将军,并与大将军费祎共录尚书事。“提拔姜维以制衡费祎,这是再明显不过的帝王术。让以主战闻名的姜维分割费祎的权力,对费祎而言无疑是一记当头棒喝。”作者这段分析不仅让我们更加了解刘禅这位向来被视为庸君的政治手段,更让我们意识到:费祎与诸葛亮、蒋琬、姜维等人对北伐的态度截然不同。

作者用了十多个标签来形容费祎,但是最重要的两个标签便是“季汉国政真正的接班人”与“季汉北伐最大的反对者”。故而,作者认为,费祎抬出诸葛亮来反对姜维北伐,突出了他的狡黠。“实际上,如果费祎过早表露出这种想法,诸葛亮决然不会重用栽培他,也决然不会在临终遗言中用尽最后力气说出‘文伟可以继之’这几个字。”

这点来看,费祎是诸葛亮北伐战略的背叛者。这其实也与季汉的国策相悖,也给他的被刺事件添加了刘禅、姜维等嫌疑。当然,作者并未有武断认定幕后人是谁,这也体现了作者在学术观点上的审慎。

凡此种种,都体现出《汉之季:诸葛亮身后的三国》一书在力行让“文学之美”与“史学之审慎”达到某种融合——严谨的历史作品不一定是枯燥的,迷人的历史更应该用动人的文字来讲述。

(作者系青年作家)

赵菱的创作之路印证了勤奋出成绩的道理。她13岁开始创作,其早期的创作是自发的,源自对女性成长过程中美好一面的观察;当她成为职业作家后,她又有意识地拓展创作的主题、结构和表达方式,以时代使命、童年代言的姿态投入到现实题材的持续推进中。无论是她出道以来所擅长的《星辰帝国》《故事帝国》《厨房帝国》等奇幻故事的书写,还是近年来《大水》《乘风破浪的男孩》《我的老师乘诗而来》《会发光的声音》等现实题材作品的问世,无一例外体现出赵菱晶莹剔透的少女情怀与想象力。她的才情、勤奋和慧智得到了认可,先后获得多个文学奖项,并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在持续的创作中,赵菱始终坚持拓展自身写作的边界,不断深化自己的创作主题与作品面向。她的早期作品如《少年周小舟的月亮》《如果星星开满树》《我们那年的梦想》等,立足于少年在幻境与现实间的穿梭,既充盈着动漫风格的书写,又有对唯美语言的强烈追求。《大水》是赵菱从幻境到在场的转型之作。在这部作品中,她第一次从华丽、忧郁、叛逆的青春故事中跳脱出来,用凝望故乡、追溯历史的深情,着力书写了豫东平原一个叫“黄风洞”的村落,讲述了以女孩兰儿一家为代表的村民,如何与长年的洪涝灾害作斗争的故事。

此后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赵菱的创作轨迹逐渐告别了少女时代浪漫的自我世界,而是大踏步走上了现实题材的创作之路。《乘风破浪的男孩》以海军家庭为背景,通过男孩秦海心的帆船训练过程,将个人成长与家国责任融合在一起。《我的老师乘诗而来》聚焦乡村振兴,在乡村支教的江浩老师通过“菜园写诗”“古诗接龙”等方式,点燃了乡村学生对知识探索与艺术启蒙的热情。《会发光的声音》里写到江苏、西藏两地的少先队员通过演讲比赛的方式互相了解,呈现了民族团结与时代发展的宏大主题。

赵菱是敏锐而努力的,其创作转向是自觉、自省的,她总是用更高的要求对待自己的写作,这在叙事结构和语言风格的打磨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在赵菱的早期作品中,读者可以看到多元的叙事线索和缤纷的语言修辞。她乐于在自己的小说世界中营造无限开放、任意变形的时空:蘑菇可以高耸入云、星辰可以把玩手中,形如透明海螺壳的调味罐,幽暗的黄瓜森林,有着深蓝色鸟爪的钟表翩翩走来,蓝色花里收藏着璀璨的童年碎片。在赵菱笔下,不再有距离和时间的限制,平行世界同步演绎着过去时和现在时,时间、空间、人物、情节成为任意采撷和奔腾的“装置”,成就着赵菱小说的辉煌炫目和腾挪变幻。每一个描述都充满了五彩斑斓的感觉,常有达到描述极限的溢出感,展现了赵菱对非实用语言的迷恋。可以说,赵菱早期的作品,是语言的实验和想象力的狂欢,于琳琅炫目中自有它的节奏和精巧。

自《大水》开始,赵菱的视线从内在的“绕指柔”转为外部世界的“百炼钢”,开始一步一步走向现实题材小说创作。在《大水》中能够感受到赵菱驾驭语言的得心应手:长街上热闹的集市,豆绿色的黄风水中的各类河鲜,翠绿的蟋蟀,日常生活中的焦香的烤馍、腌辣椒、酱豆子,性格鲜明的各色人物,以及不断穿插其中的豫东民间小调……赵菱悠游于日常生活的洪流,无数细节放大之后的表象、声响、气味、纹理在其描写下扑面而来,直击着我们的感官。无数熠熠生辉的细节构成了一个蓬勃旺盛的有机整体。当然,那条亦真亦幻的大鱼,既是赵菱少女时代遗留的梦想,也是这部作品令人动容的点睛之笔。

赵菱逐渐告别了少女时代那些如含羞草般敏感、如樱花般绚烂的美与哀愁,这些情思被成熟的作家收藏在心底的某个角落,成为她创作里不显山不露水的底色。赵菱走进人群中、走在大地上,与时代同频,用“采风”“观察”“记录”等方式拾缀着外部世界的素材,塑造了秦海心、林馨海、蔡森森等新时代儿童形象。这些人物形象让时代的明亮和荣耀照拂在作品的字里行间。

与此同时,对小说整体结构的要求始终在赵菱的作品中有所体现,比如《乘风破浪的男孩》中以打造“人物小传”的方式使每一个孩子的形象都栩栩如生,既立体饱满又富有层次。对谋篇布局的严格要求,使赵菱不仅关注人物塑造的饱满,更看重作品多条线索叙事时彼此呼应的“平衡感”和“对应感”。

创作主题的变化并没有影响到赵菱对语言质感的追求,恰恰相反,赵菱用更加圆润自如的方式与少年的自己遥相望。她转型后的作品没有因为主题的宏大而让语言变得一马平川,反而是更加具有弹性与灵性。在《我的老师乘诗而来》中,赵菱借乡村孩童之口讲述了一个个梦幻般的故事:“北风先生飞到天空中星星最多的地方,停了下来。金乌鸦从北风先生的披风里走出来。”随后,星星们和金乌鸦、母鸡在天空中跳起了圆舞曲。孩子们还写下了一首首诗:“韭菜们排着整齐的绿色队伍/从菜地的一头走来/等它们走到另一边/白色的韭菜花盛开了/给穿绿衣服的小士兵/戴上了洁白的头盔……”这些清雅的诗性话语,与其说是乡村孩子接受文学启蒙后的成果,不如说是赵菱暗藏其中的自我抒发。或者说,独属赵菱的那份摇曳之美,始终氤氲在她的笔端。

作为一名“80后”作家,赵菱是勤奋、谦逊、执着的。她在作品的前言或后记中都真诚地讲述了自己创作的起因和过程,从中可以看出她对当下美好时代的歌颂、对儿童发展的关注、对老师和父母的尊敬,以及她对文学的热爱。毕飞宇称赞赵菱“用童心童趣展示出一个儿童文学的世界”,徐鲁认为她是“给自己的创作设置高度和难度的作者”,海飞评价她“富有独创性,灵性十足,诗意盎然,情感真切”。这些名家前辈的奖掖饱含了对赵菱创作的期待。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少年成名既是幸事,也是挑战,因为这意味着赵菱还需在未来的创作生涯中笔耕不辍、拾级而上。

如今,我们面对着难得的时代机遇,新的历史命运在等待赵菱去凝望、谛听,新的时代故事在等待赵菱炼铸出属于自己的那朵金蔷薇。

(作者系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教授)



《乘风破浪的男孩》,赵菱著,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2020年11月

## 文学之美与史学之审慎

——读成长《汉之季:诸葛亮身后的三国》

■ 黄 梁

成长的新作《汉之季:诸葛亮身后的三国》选取了三国历史中较为冷门的“后三国”作为叙述主体,从选题上就显得不同凡响。这里说的“后三国”,指的是公元234年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之后的三国历史。在许多读者的印象中,诸葛亮去世后,三国的故事就变得索然无味,无论是史书《三国志》,还是小说《三国演义》,都对这段历史着墨不多,甚至草草收尾。然而,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言:“对于历史研究者与写作而言,越是大众不常触及的历史细节,就越具有探索钩沉的价值,越是大众不太关注的历史角落,就越能勾起我们挖掘的兴趣。”当许多人将“秋风五丈原”作为三国故事的结尾时,《汉之季》却将它作为全书的开端。

在《汉之季:诸葛亮身后的三国》的引言中,作者选择了一个历史上的巧合事件切入叙事,即公元234年蜀汉丞相诸葛亮与东汉最后一位皇帝刘协病逝,而这两人竟然也是同岁。这种巧合似乎在冥冥之中也预示了兴复汉室的希望渺茫。作者将这两个背负汉室希望的人物对照来写,引言的题目就叫《五丈原与浊鹿城的遥望》。他写道,身在浊鹿城的刘协“或许知道在晦暗的夜空之中,还有一颗属于汉室的星星在散发着微弱的光芒”,五丈原的诸葛亮“甚至连渭水也没有越过,秋风萧瑟,八百里秦川在他的眼中变得越来越模糊”。

类似的优美文笔在书中还有很多,如在《汉寿血光》这一篇章中,作者用生动的文字将一则惊心动魄的故事徐徐展开:

延熙十六年的正月初一,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季汉家家户户都在欢庆新年到来。大将军费祎也在驻地汉寿摆下宴席,举办岁首大会,招待宾客群僚。酒过三巡,费祎十分尽兴,不觉已经有些微醉。他迷迷糊糊地睁开双眼,看到座中有一人举杯近前,要向他敬酒。费祎仔细看去,那人是三年前投汉的魏降人郭循。降臣在国中寡亲少友,故而对掌政之臣格外殷勤,于理为合。费祎未及多想,便欲伸手去端手中酒杯。郭循皱起了脸上的笑容,扔掉了手



——评赵菱的儿童文学创作

姚苏平



《乘风破浪的男孩》,赵菱著,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2020年11月